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回 雷老虎播臺喪命 李巴山比武欺人

詩曰：武藝雖高不可誇，播臺設計把人拿。
豈知更有強中手，天眼原來總不差。

話說方德帶了世玉，望杭州而來，在船上非止一日，已到杭州碼頭，泊了船，父子二人僱了一隻小艇，一路見西湖佳景，名不虛傳，水陸兩途，畫舫輕舟，往來不絕，與金陵景象大不相同，真是觀之不盡、玩之有餘。到了岸旁，僱人挑著行李，直入湧金門，望著廣東會館而來。隨路人山人海，擠擁不開，此地因有鹽洋兩市，所以買賣比別處熱鬧些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方德來到會館門首，著人通報掌理會館值事師爺陳玉書知道。玉書聞說方德到來，即刻出來，見了□分歡喜，請進書房坐下。一面叫人奉茶，一面叫人將行李安頓在上等客房之內，不一刻工夫，均已安排妥當。玉書問道：「為何許久不來敝處？寶號生意好否；嫂夫人及孝玉兩位賢姪，在家一向可平安；同來這個小孩子又是何人？幾時動身，如何今日才到？」方德一面答話，一面回首叫世玉過來拜見叔父。玉書忙即還禮說道：「不知哥哥幾時又添了這位英俊姪兒？深為可喜。」方德就將收納苗氏，生下此子，因他不知人事，所以帶他見些世面，並家鄉及萬昌近年諸事，慢慢談了一番。隨又問玉書：「近日光景如何，有了幾位公子？」玉書答道：「只有一個小兒，家事亦勉強過得。」說完不覺長歎道：「只此間會館，□分丟面，弄得不好看相了！」方德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

玉書道：「近日此地有一外來惡棍，姓雷名洪，諱名雷老虎，在清波門外，高搭一座播臺，他因在本地將軍衙門做教頭，請官府出了一張告示，不准用兵器，空手上臺比武，格殺勿論。有人打他一拳，送銀百兩，踢他一腳，送銀二百兩，推他一交送五百兩，打得死不用償命，如無本事被他打死，也算白送性命。播臺對面有官員帶了六□名老將彈壓，臺下左右有他徒弟三百人，拿了刀槍在旁守護。臺中間掛一匾，寫明無敵臺三字，兩邊對聯是『拳打廣東全省，腳踢蘇杭二州。』自開臺已將近一月，不知傷了我多少鄉親，一則因無人敵得住，二來他規條雖如此說，那不過是騙人的話，就有打倒他，也逃不過臺下三百人之手。蘇州及本地的人，因此不願上臺比武，我們鄉親好勝者多，故此上臺去白送性命。」方德聽罷，也歎了口氣道：「也算我廣東人遭此一劫了。」

世玉在旁，聽了這番說話，只氣得二目圓睜，上前說道：「明日待孩兒去打死這雷老虎，替各鄉親報仇便了。」方德喝道：「黃口小兒，敢誇大口，想是作死不成？還不與我退下去！」當下世玉忍了氣，回房安睡。翻來覆去，總睡不著。次早起身，侍候父親梳洗完畢，換了衣服出去收帳。方德因怕世玉闖禍，就把他鎖在房內而去。世玉候父親走了，就從窗口跳出，帶了母親給他防身的九環劍靴、鑲鐵護心鏡，結束妥當，外用衣服罩了，袖了鐵尺，出了會館，一路問到播臺。果見一座播臺，□分寬大，高約四五尺，抬頭一望臺上匾聯，與玉書所說一點不差，臺旁掛的告示是：

欽命鎮守杭州等處將軍為給示事，今播臺主雷洪，武藝精通，欲考天下英雄，比較四方豪傑，今將規條列左：一、我營任之兵，不許登臺。二、儒釋道三教，不許登臺。三、婦女不許登臺，恐男女有混，有傷風化。四、登臺比武，只許空拳，不得暗帶兵器。五、登臺之人要報明籍貫姓名註冊，方許登臺比武，除此以外，不論諸武人等，有能者，只管上臺。此臺准開百日為滿，百日之後，無得生端，各宜凜遵，無違特示。

最後一行，寫的是開播臺年月日子。世玉也無心看了，又看有雷洪自己出的一張花紅賞格，也與玉書所說相同。又見播臺對面，搭著一座彩棚，當中設了一張公案，是彈壓委員座的。棚下約有數□名兵丁，播臺左右前後有數百名門徒，執刀槍器械守護。離臺一箭之地，那些買賣經紀之人，還比戲場熱鬧，來看比武之人，如同蟻隊擁擠不開。世玉看完，正欲候他到臺決個勝負，豈知候至日中，還不見來，問了旁人，始知雷洪到金陵公幹去了。世玉聞言，躡身就來到臺前，用大鵬展翅的工夫，將兩手一拍，跳上播臺，將匾額及對聯除了下來踏得粉碎。

當下守臺門徒及鎮壓的兵，一齊鼓噪起來，大叫：「快拿這個膽大的小孩子！」一擁上前，刀槍齊落，四面截住了去路。世玉不慌不忙，袖中拿出鐵尺大喝道：「我乃廣東方世玉，特來取你教頭狗命。今因不遇，容他多活一天，故此先將播臺打去，明日叫他到會館來找我便了。」說罷跳下播臺，使開手中鐵尺，打得這些守播臺的門人，只恨爹娘少生他兩條腿，無人敢攔。他才慢慢的仍由舊路走回，走進房內，照舊上好窗子。此時玉書正在帳房辦事，誰知他出去闖了大禍回來？開了房門，用過了晚膳，大家安歇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再說雷老虎到金陵公事已畢，連夜趕回杭州，早有各門徒迎著，就將上項事情，詳細哭訴。雷洪只氣得暴跳如雷，急忙查點門徒被方世玉打死六名，已經收殮。還有二□一名受傷，隨即叫人用藥醫治，即刻點齊門徒，拿了兵刃飛奔廣東會館而來。

此時已是辰牌時分，就令將會館前後門圍住，嚇的守門人不知是何緣故，急忙把會館閉上，就飛報與陳玉書知道。玉書聞雷老虎將會館圍住，只得勉強掙起爬上前門樓一望，只見雷老虎騎在馬上，指手畫腳高聲大罵。玉書只得問道：「教頭因何將我會館圍住？請道其詳！」雷老虎罵道：「陳玉書你這老狗頭，好生大膽，你敢叫方世玉小畜生去拆我的播臺，打死我的徒弟，問你該當何罪，你還詐作不知嗎？快將他捆送出來，替我徒弟償命。如若遲延，我打將進來可寸草不留！」玉書答道：「這裡雖有個方世玉，但也是個小孩子，豈敢犯你虎威，若說打死你的徒弟，斷無此事，萬望你莫聽信旁人的言語，害我會館。」雷老虎怒道：「陳玉書你這老狗頭，休得奸詐，你快叫他出來，待我徒弟看，如不是他，與你無涉。」玉書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將人馬退下一箭之地，我叫他出來會你便了。」雷老虎道：「也罷，權且依你，不怕你飛上天去。」便令門徒暫且退一箭之地，等方世玉出來不表。

且說陳玉書入內對方德說知此事，方德一聽，只嚇得目定口呆，渾身出冷汗，大罵：「畜生，害死為父了！」世玉就上前跪下道：「待孩兒出去，殺死雷老虎便了，叔父也不必埋怨。大丈夫作事，豈肯累人？」隨即結束停當，手揚鐵棍，吩咐開了大門，衝出來大叫道：「馬上坐的可是雷老虎麼？」雷洪答道：「然也！小奴才可就是方世玉，拆我播臺，打死我徒弟，問你該當何罪？」世玉道：「我打死你徒弟，你就著惱，你打死我鄉親，就不算了嗎？你今日到此分明是插標賣首，特來尋死，不必多言，放馬過來，取你狗命！」教頭聽了大喝道：「小畜生休得誇口，爺爺取你狗命來了！」將馬一拍舉起大刀，兜頭劈將下來，世玉乃是步戰，叫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鐵棍一迎，順手一還棍，照馬頭就打，雷洪急忙架開。兩個搭上手，一馬一步，從辰至未，大戰八□回合，不分勝負。世玉將身跳出圈外，叫聲且住。雷洪停手問道：「有話快些說來。」世玉道：「我與你在此廝殺，路人行走不便，更加今日已夜，明天到播臺上，決個勝負如何？」雷洪道：「使得！明日可要來的。」世玉道：「難道怕你不成？」說完，世玉回進會館。玉書見他如此英雄，心中大喜，這回必能與我廣東人爭氣。當夜親自敬酒，以壯威風，一面知會本地英雄，明日齊集會館，各拿兵器同赴播臺，以壯觀瞻，兼之保衛。晚景不提。

次日各鄉親前來會了世玉，威威武武，望播臺而來。只見來看的人，比往日更多，就見雷老虎已在臺等候，世玉即將各鄉親分列一邊，自己將身一縱，上到臺中，見雷老虎頭戴色巾，身穿戰襖，腳登斑尖快靴。教頭見那方世玉到臺來，頭戴一頂英雄軟帽，身披團花捆身，胸內藏鑲鐵護心鏡，足登九環劍靴，頭圓背厚腰粗，雖然如此英雄，還是小孩子身材，身高不滿四尺五寸，比自己矮一半。那些看的人見雷洪身高八尺，頭大如斗，大家都替方世玉擔心，這且不表。

當下雷老虎喝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就如此大膽，在太歲頭上動土，我就打死你，也污了我的手，既來納命，快快過來受死！」世玉道：「休得誇口，有本事只管使來。」說罷，就擺開一路拳勢，叫做獅子大擺頭。老虎就用一個猛虎擒羊之勢，兩手一展，照頭蓋來。世玉不敢遲慢，將身一閃，避過來勢，就望他胯下一鑽，用一個托梁換柱之勢。教頭見他來得凶，急忙把兩手一翦，退在一邊。就勢用扳鐵手一字兒向世玉頸上打來，世玉也避開。二人搭上手一來一往共走了百□多路拳勢，並無高下。臺下看的人，齊

聲喝采道：「這個小孩子，倒有如此本領！」就是雷教頭，也見他無一點破漏，心中也暗暗稱贊，便用一路秘傳工夫，名喚陰陽童子腳，大喝一聲：「著！」一腳把世玉踢下播臺，世玉的護心鏡，被他踢個粉碎。

只一腳，若是別人，連心坎骨也得踢碎，幸而世玉是自小用藥水浸煉的，周身骨節堅如鐵石，再加以鐵鏡護住，所以不能傷得。世玉跌下播臺來，隨即縱身一跳，復上臺來，叫聲：「好傢伙，果然厲害！」教頭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為何這一腳踢他不死？真真奇怪，方才這一腳，最輕亦有五百斤力量，他能挨住，就再用拳打他，也是任然了。」內心未免有些懼怕。

卻說世玉復跳上臺，定要報一腳之仇，那拳就如兩點一般，都向雷老虎致命處打來。老虎雖道拳精力大，因心中一慌，手足就慢了，反倒有些招架不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見一聲響，左腿被世玉打了一個九環劍靴，幸而他身體強壯，尚可支持。世玉見他已著傷，心中一喜，越發來得猛，一連在他脅下踢傷兩腳。雷老虎支持不住，大叫一聲，跌下臺來，一命嗚呼！臺下看的人，齊聲喝采，他手下門徒，被世玉打過的，知道厲害，不敢動手，即將師父抬回，報予師母去了。當下陳玉書及各鄉親，均皆大喜，一路鼓吹，花紅鞭炮，世玉騎了高頭大馬，回至會館，大開中門，擺酒賀功，熱鬧非凡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雷老虎之妻李氏小環，正在武館閒坐，心想教頭今日到這時，尚不歸家，忽聞門外人聲嘈雜，已將教頭屍首抬了進廳。各徒弟就將被方世玉打死情形，細說一番。李小環聽了，哭暈在地，僕婦們急用薑湯灌救，許久方才醒來。大罵：「方世玉小畜生，殺夫之仇，勢不兩立！」哭罷，到屍前細看，只見丈夫滿身血污，是被九環劍靴所傷，更加淒慘道：「明日我必照樣取他性命！」當時買辦衣衾棺木收殮，自己披麻帶孝，舉哀成眼，因要報仇，就不問吉凶，當時安葬，把諸事辦完，就將身裝束好了，暗藏雙飛蟻龍虎釘靴，約齊手下門徒，帶了兵刃飛奔廣東會館而來。到了門首，著人通報方世玉知道。

方世玉聞報，稟知父親，便將各鄉親公送的盔甲名馬，披掛齊備，帶了各鄉親，各執刀槍，自己提了鐵棍，一馬當先，迎了出來一看，是個中年婦人，雖非絕色佳人，倒也生得姸媚。當下小環見世玉雖然英雄，還是小孩身段，心中詫異，丈夫豈有敵他不過之理？就是劍靴也斷不致遭他毒手，況我丈夫有陰陽童子腳，不能傷他，諒必是我同道中人的兒子了。想罷便道：「來者可是方世玉麼？」世玉答道：「然也！你這婦人到此為何？」小環罵道：「小畜生聽了，你老娘姓李名小環，乃雷教頭之妻，你殺我丈夫，特來取你狗命！」說畢，舉起繡鸞刀，兜頭就劈。世玉連忙架住道：「且莫動手，有話同你說。」小環道：「快快講來。」世玉道：「你前來替夫報仇，這也難怪，只是你丈夫擺設播臺，標明長紅，格殺勿論，自開臺至今不知傷了我多少鄉親，昨日為我所傷，也是各安天命。我因自己年輕，父親囑咐再三，凡事總要存心忠厚，今既不得已傷了你丈夫，豈可又害你性命，還望你三思！」

小環聞言，更加氣怒，罵道：「小奴才自恃本領，日中無人，我丈夫的規條上，標明不得攜帶利器暗算害人，你卻暗藏劍靴，傷我丈夫，還敢在我面前用此巧言，你若真有本事，一拳一腳打死我丈夫，有何話說？今日仇人見面，分外眼明，放馬過來，拼個死活。」說罷，舉刀亂劈下來。世玉又擋住說道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到臺與你拼個死活如何？」小環道：「也罷，容你多活一夜。」於是兩人分手，各歸安歇，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二人各帶隨從人等，同赴播臺。小環一見世玉，就想要即刻把他吞在肚內，方泄此恨。世玉也不敢遲慢，二人擺開拳勢，只見左一路大鵬展翅，右一路蟒蛇纏身，前一路殺出金雞獨立，後一路演就獅子滾球，一場惡戰約有二百個回合，不分勝負，小環就將雙腳一起，一個雙飛蟻龍腳，照著世玉前心打來，把護心鏡打成粉碎。靴中央釘打人胸旁乳上，鮮血直流，跌於臺下。幸而有護心鏡擋了一擋，來傷著心窩。當下各鄉親將他救回，死而復生者四次，吐血不止，命在垂危。方翁此際嚇得手忙腳亂。陳玉書即命人請了有名的跌打先生前來醫治，都說傷得□分沉重，恐怕難保□全，雖然下了上等妙藥，仍然不知人事。方德道：「必得他母親到來，方能得救。」就即刻著家人李安，連夜趕回南京，接苗氏前來不表。

再說苗氏在家閒坐，忽見李安回來，備說世玉被人打壞，□分危急。苗氏聞言大驚，即將書信拆開一看，書云：

字達愛妾妝次：啟者，世玉兒隨我赴杭收帳，即在廣東會館居住。豈料有一惡棍，姓雷名洪，諱名老虎，擺下播臺，上掛對聯：拳打廣東全省，腳踢蘇杭二州。將我鄉親打死無數。孩兒恃勇，不遵我命，將雷洪打死。伊妻李小環，替夫報仇，用蟻龍雙飛腳，踢傷兒子胸膛，在左乳之上，命在垂危，見信可急速連夜趕來，救治孩兒，至要至急。未盡之言，可詢李安，便知詳細。

當下苗氏看完書信，又細問了李安一番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大事無妨，我兒自小浸煉，與別人不同，好去用藥，即能治好。」說罷，便收拾好行李，叫李安背上，自己全身裝束，披掛停當，手提梨花槍，飛身上馬，主僕二人，望杭州趕來，一路無話。

卻言苗氏來到杭州，進了會館，見了丈夫，隨與眾人見過禮，便來看視世玉，取出妙藥，如法外敷內服，不一刻腫消痛止，傷口立平。世玉醒了過來，看見母親在旁，便流淚大叫：「娘親，務必與孩兒報仇！」苗氏便安慰他一番道：「你且安心調養，為娘自有主意。」隨即命人通知李小環，叫她明日仍在播臺比武。方翁再三阻止，只是不從，當下差人回來說道：「小環答應，明日准到播臺。」即晚加倍用藥醫治。世玉到了天明，胸膛傷痕已經有了八分痊癒，所欠者生肌長肉，未能平滿耳，此時夫妻二人才放下心。

當下母子二人，全身裝束，內技軟甲，把護心鏡藏於胸前，小劍靴穿好，上馬提槍，帶齊從人，直奔播臺而來。哪知李小環已在播臺守候。苗氏叫各鄉親列在臺下，自己將兩足一點，上了播臺。只見小環全身是素，足下仍登小鐵釘靴，便道：「這位是李小環麼？你丈夫作惡多端，死由自取，你擅敢打我孩兒，幸我趕來救好，不然豈不喪在你手？今日我特來請教你的雙飛蟻龍腳。」

此時小環聽了這語，就知道她是方世玉的母親，便喝道：「你這沒婦，縱子行凶，用暗器傷我丈夫性命。我就打死他，也是理所當然，你既來做替死鬼，何必多言？管教你來時有路去無門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看苗氏與自己年紀相仿，結束得□分齊整，見她方才上臺之勢，就知道是同道中人。只見苗氏大喝一聲，用一個猛虎擒羊之勢，撲將過來。小環忙用一個解法，名叫雙龍出海。彼此搭上手，戰了二百回合，未分勝敗，鬥至天晚，各自回家安歇，如此連鬥三日，不分高下。

再說白眉道人首徒李雄，諱名李巴山，是日因到杭州探望女婿雷老虎，小環接著，對父親哭訴冤情。巴山大怒，即刻親到廣東會館，尋找苗氏上臺比武。苗氏見是師伯，忙即上前賠罪便道：「我小孩不知，誤傷令婿，還望師伯恕罪。」巴山不肯罷手，苗氏再三懇求，巴山執意不許，只得約道：「過了半月，孩兒傷愈，再來領教。」巴山勉強應許而去。

苗氏當下想：「世玉斷非師伯敵手，除非親往福建少林寺。面求至善二師伯到杭州以解此厄。」就將這個主意，對丈夫同兒子說知。隨即帶了乾糧路費，藏了雙鞭，就上馬飛奔福建泉州而來。日夜兼程，來到福建少林寺下馬。直入方丈拜見至善樣師。早有少林門徒，認得苗氏是師妹，就問道：「師叔為何不來，你今獨來此何事？」苗氏便將父親去世，及今被李巴山所欺，特來求救，說了一番。沙彌道：「你來的不巧，師父前日起程，雲遊各處去了。」苗氏聞言，長歎一聲，便欲辭出。沙彌道：「你何不到雲南白鶴寺，求五枚大師伯下山解救？」苗氏一聽大喜，連忙道謝：「多蒙指教，我就此趕去便了。」當下出了寺，取路望白鶴寺進發。不知此去能請得五枚下山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